



# 刘海沙的两次改辖之争

◎羌松延



1950年2月，常通港以北原南通县管辖的刘海沙被划归常熟县，从此，南通飞地刘海沙彻底脱离母县，常阴沙分属两地75年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1936年版《中华邮政舆图》上的刘海沙(位于通州沙之左)。



民国《南通县境全图》之刘海沙乡。



有关李默庵回复取消刘海沙江防归常熟的报道(1946年9月26日《通报》)。

当年，顾飞雄等人南渡长江，率众上沙，在常熟、江阴人的“家门口”强势围垦，已令南岸官民如鲠在喉。后因排水等问题致矛盾升级，更让对方急欲并吞而后快。诸多因素的存在，便引发了通常两地关于刘海沙的两次改辖之争。

## 一是由水利纠纷导致的移辖风波。

话说以常通港划界后，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两地纠纷，但并未能从此相安无事，“两地居民，时生畛域之见”。

报载，“民国六年间，段山北夹海坝成立，常境积水假道通境”，刘海沙百姓初亦未曾拒绝其借道排水，但后因常境排水量增加，致“通境各港附近遭淹没、冲坍之患”，其中，仅通境“十一圩旁堤田被水势冲激，悉数坍入江流，损失不下百万”。从此，因通境阻塞排水出口而引起的水利纠纷便常有发生，虽经省、厅各级协调，终无法解决。

1929年春，矛盾进一步激化：通人筑坝堵塞十三圩港，“致常熟三千河(按：又名西界港，原为恤普沙、登瀛沙之间的流槽，于1928年开挖成河。1985年在港口所在的锦丰登瀛村开通汽渡，距北岸港口约7公里)无从宣泄”。“为釜底抽薪，一劳永逸”地改变长期被动的局面，常熟县沙洲市行政局长刘公泽牒请县长卫彬，于1928年冬呈请省民政厅等，以倘能将常阴沙“尽归常熟管辖，以后联络一气，阻力可免”等由，请准移转管辖权。

刘海沙民众对此表示“势难合

作”，遂列数历史关系、风俗语言、往来交通、自治治安、纳税权义等六大理由，以及此举有变更管辖区域“国家须先征求民众意见”之程序等因而激烈反对，还扬言若不能正当解决，将依次堵塞十三圩之外的其他港口。南通社会各界也坚决移辖，当即“会呈民政厅，陈述此次水利争执不能因该沙移辖而消灭”，并“组设各界维护沙区委员会”。同时，在剧场召开市民大会，吴浦云、程宗棣相继报告力争，继而通过《反对刘海沙改归常熟管辖之议案》，并电请政要叶楚伦、钮永健和关键人士缪斌(省民政厅厅长)、王柏龄(省建设厅厅长)等主持公道。县长施述之等县级行政长官、全县21区行政局长(按：即区长)也分别联名致电省政府表达立场，还联名发文驳斥常熟呈文，县建设局长熊育衡等代表又分批赴省进京力争，并作“以罢教、罢市为最后对付”之准备。经过沙区和南通各界持续半年的抗争，终以省政府第二〇四次委员会议“决定仍属南通管辖”而落幕。

## 二是因江防需要引起的改辖之争。

1946年9月，因剿匪需要，省府会议“以第一绥靖区因临时江防关系，划通属常阴沙改隶常熟”。事先毫无迹象，事后才从报纸上获知该消息的刘海沙各界，立刻组织了“反对本区改辖常熟委员会”，刘海沙三万民众也主张“仍辖南通”，除由代表“再电署、省府收回成命”，表达“全区人民决倾其生命财产誓死力争”外，还在报章发表宣言，明确“反对改辖，不达目的

不止”之意。南通县各界人士施述之、张敬礼、陈石泉(刘海沙人)、于敬之等人及县教育会等社团亦联名电省，“请顺民意，收回成命”。

时任常熟县长潘一尘准备趁热打铁，很快就亲率百余人“强图接收刘海沙”，南通县第五区区长赵以拔以未奉县令予以拒绝。

面对南通方面的请愿，省主席王懋功以“常阴沙孤悬江中，辖由数县，以致奸匪利用”等由复电南通各界：“暂无更改余地”。为此，南通各界又推派县参议会议长钱笑吾等为代表，面谒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李默庵，后又致电内政部，“请准免刘海沙改辖，以安民望，以免纷争”。终于等来了李默庵复电“仅就江防上令常熟县临时派队维持”，就此宣告“常熟县政府(接管改辖)任务取消”。

1949年1月，国民党南通地方军政长官感知到大势已去，就在当月，国民党南通“县府重要文件已迁往刘海沙”。至2月2日，第一绥靖区南通指挥所指挥官顾锡九等均退至常熟，南通县政府暨部分地方团队亦移驻常阴沙。2月5日，南通县全境解放，随即划出城区、天生港、狼山镇、唐闸及城郊设立南通市，余为南通县，县治移往金沙，刘海沙仍属南通县。

1950年2月，常通港以北原南通县管辖的刘海沙被划归常熟县(1962年，划常熟、江阴部分地区成立沙洲县。1986年，撤销沙洲县，设立张家港市)，从此，南通飞地刘海沙彻底脱离母县，常阴沙分属两地75年的历史也宣告结束。

## 消失的“折子”

◎程太和

在“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大集体时代，每个生产队都有几间大粮仓。我们队的仓库是五间泥墙草盖的“元宝屋”(酷似伏置的“元宝”)，仓库里的大小粮囤都是用折子圈起来囤粮的。折子是用芦苇编结的，宽约一尺，长五六丈。用的时候，把它放下来囤粮；不用的时候，把它卷起来，挂在墙上，或放在木架子上，不占地方。

芦苇编结折子，要经过多道工序加工，海安东乡河沟不是很多，芦苇也不太多，会编结折子的人很少。印象中，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有专门的折子出售。更多的折子是南通平潮西边五接及如皋西南乡营防一带的人到如皋东北乡及海安东乡售卖的。五接及营防一带靠近长江边，江滩上芦苇较多，那一带的人就地取材，从小就学会了编结折子手艺，农村大集体时期，他们仍利用这一手艺赚点副业收入。据说，芦苇编结折子，首先要经过斩头去尾，然后把芦叶清理干净，再用柴刀从中间劈成两半后，均匀地铺在平整坚硬的地面上，用石磙把劈成两半的芦苇来回碾轧。经碾轧后，芦苇片再编结成折子。过去，从如皋肉联厂东围墙向北，经七里阙、十三里港、十五里井、南凌，到海安的壮志、丁所等地，有条断断续续的土公路(旧如李公路)，路上常有南通五接人骑着“二八杠”脚踏车经过。脚踏车后面的架子用木棍加长放宽，上头叠着两叠，下面挂着两排折子。走到人多的地方，边骑车边叫卖。他们的折子，直接卖钱的不多，更多是换粮食。他们心里有本账，换粮食比卖钱划算。北三县的粮价比南通便宜，用折子换稻谷再转手卖掉，两头都有得赚，且来去都不空车。

用折子圈起来囤粮也是一门技术。我们生产队“囤折子”最好的是李三爹和曹爹。囤时，折子要放得圆，一层与一层相接时，重叠部分不能太大，太大了，浪费折子；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容易裂开。几千斤的粮食，放在一个粮囤里，邻近折子的地方压力会很大，一旦折子突出来，就会爆裂开，致使粮食流出来，撒满一地，这时就要重新囤。“囤折子”时，底层要用砖块、木棍垫高，再在上面铺篾席或苇席。装粮食时，用折子先围上两圈，然后将粮食倒进去，一边倒粮食，一边将折子继续围圈，同时向上慢慢移动。一卷折子用完了，再用第二卷折子接着圈，直到一人多高，这样一个粮囤就围成了。芦苇折子，生态环保，透风性好，囤的粮食不易发霉，不会产生黄曲霉素，粮囤的大小、高矮，有经验者可见机掌控，非常方便。推算一个粮囤装了多少粮食，可根据圆柱体的体积公式计算。

现在很少有人堆在家中待价而沽。折子不需要了，会“囤折子”的那些人也都老了。